

林萬里 選編

印華短篇小說選



印華短篇小說選

林萬里 選編

印華文叢⑧

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獲益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印華短篇小說選

・印華文叢⑧・

選編者：林萬里

封面攝影：鄭春盛

封面設計：保蓮

督印人：蔡瑞芬

出版：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九龍尖沙咀赫德道 6-6A 好德商業大廈 6 字樓 A 室

HOLDERY PUBLISHING ENTERPRISES LTD.

Flt A, 6 / F, Hody Comm. Bldg.,

6-6A Hart Avenue, T.S.T. Hong Kong.

Tel.: 2368 0632

Fax.: 2723 1401

印刷：永利印務有限公司

Tel.: 2555 7311

Fax.: 2357 4520

發行：藝美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摩利臣山道一號二樓

Tel.: 2574 5650

版次：一九九七年九月

國際書號：ISBN 962-449-217-4

(如有白頁、殘缺或釘裝錯誤等，歡迎退換)

目錄

序	尺幅萬里 看樹看林/11/東瑞
白放情	綺夢記/22
	峽谷的哀愁/25
竹 櫻	運花/29
阿 五	探親記/34
	結緣/39
雨 村	篋麻樹根的風波/44
明 芳	重逢/48
	阿強的「體貼」/53
金梅子	鬼屋/55
	巷裏的故事/61
松 華	女工斷指的故事/66
林萬里	妙選東床/70
	金龍魚/79
	駕鶴西歸/83
柳 岸	女公關/93
	山村/97
思 聞	蒂娜/100
	我家勇士/104
茜茜麗亞	榕樹下的風鈴/111
	尋夢園的美人魚/118

袁 霓	「愛她死」後的夢墜/123
	伴娘/128
高 鷹	傻子/131
	心靈的呼喚/135
馮世才	安娜/139
	支票/144
莫名妙	賭徒的心聲/149
	傷口/154
黃東平	人的故事/157
雯 飛	火葬場/174
碧 玲	往日往事/180
劉 昶	一位少將的故事/184
	捲款/192
廣 月	大傻小趣/195
	我的朋友/200
賴仕鑑	出獄/203
	避雨奇遇記/206
曉 星	老婆婆/210
鍾若遲	大白鯊/217
謝夢涵	女郎，聽我訴說/226
	為你剪下彩虹/232
嚴唯真	母子悲歌/236
編後記	252/林萬里

作者簡介

白放情 (男)，原名黃振華，五代僑生，生於西加里曼丹達雅族地區。椰加達「中華中學」高中畢業。1979年開始寫作，以短篇小說為主。短篇小說集《春夢》近由獲益出版。

竹 櫻 (女)，為已故作家黃裕榮夫人，原名張麗嬌。60年代開始寫作，擅寫詩，作品發表於香港《文藝世紀》。

馮世才 (男)，海南瓊海人，1938年出生於蘇島占碑。60年代出版詩集《明朗的日子》。擱筆多年，1978年復出，作品有詩、散文、雜文和小說。

阿 五 (男)，原名李偉康，祖籍梅縣松口。生於1911年。資深作家、教育家。作品以小說為主。近幾年一連出版了四部小說集《撲滿》《杏子》《紅珊瑚的故事》和《人約黃昏後》。

雨 村 (男)，原名鍾一民，祖籍廣東新會。1936年生於東爪哇加里峇汝埠。曾讀廈門大學中文系函授部。曾在教育界工作多年。專寫新詩和散文。

明 芳 (女)，原名徐小民，祖籍廣東梅縣松口。1947年生於萬隆市。中學時開始投稿。作品以詩、散文和散文詩為主。

金梅子 (男)，原名鄭金華，祖籍廣東大埔縣。1942年出生於蘇島棉蘭市。肄業於崇文中學。以寫小說為主。

松 華 (男)，原名黃兆銘，1946年生於東加麻里巴板。1965年畢業於泗水服務中學。寫詩和散文為主。

思 聞

(女)，原名吳毓琛，1919年出生於福建古田縣泮洋鄉大墘村。1947年畢業於福州私立華南女子文理學院教育系。1947年秋隨夫南渡。歷任新加坡、印尼巨港和萬隆華校教師。今退休居萬隆。

茜茜麗亞

(女)，原名金愛欽，祖籍福建福清。出生於中爪哇北加浪岸。作品有小說、散文和詩。1996年和袁霓、謝夢涵合作出版詩集《三人行》。

袁 霓

(女)，原名葉麗珍，祖籍廣東梅縣松口。出生於椰加達。唸小學時華校被封閉。1972年開始寫作，1978年擱筆，1987年恢復寫作。小說、詩和散文都寫。1996年和茜茜麗亞、謝夢涵合作出版詩集《三人行》。1997年出版短篇小說集《花夢》(獲益出版)。

高 鷹

(男)，原名丘湘元，原籍廣東梅縣。1938年10月生於萬隆市。早期以詩為主，近年多寫散文。1996年出版《高鷹散文選》。

莫名妙

(男)，原名莫壯堅，祖籍海南瓊海，1943年出生於蘇島中部。曾服務於教育界，後改行從商。寫雜文、散文和小說。散文小品集《妙談人生》近由獲益出版。

黃東平

(男)，祖籍福建金門，1923年出生於東加里曼丹，初中學歷，通過勤奮自學，創作了長篇小說《僑歌》三部曲。在艱苦環境中堅持寫作。作品近四百萬字，是印華文壇主將。

雯 飛

(女)，原名曾玉美，祖籍福建泉州。出生於泗水。唸中學時學校關閉。以寫散文為主。

劉昶 (男)，原名鄭健轅。祖籍廣東梅縣。1946 出生於萬隆市。1965 年畢業於華校高中。主要寫小說。

廣月 (男)，原名溫湘權，祖籍廣東梅縣松口。1940 年生於椰加達。小學六年級開始投稿。因時局關係停筆 30 年，1988 年重新寫作，擅長小說。

賴仕鑑 (男)，生於 1938 年，原籍廣東梅縣。1954 年開始投稿。著有詩集《給我微笑》、小說散文集《避雨奇遇記》。筆名有：立鋒、詩劍、賴秀鋒、賴茹等。

鍾若遲 (男)，本名鍾瑞勇，1940 年出生於加里曼丹達雅部落裏。台灣國立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作品散見國內外報章雜誌。出版了文集《榴槤樹下》。

謝夢涵 (女)，原名余奮勉，祖籍福建南安，1960 年出生於椰加達。童年時華校關閉，沒進過華校，靠自學。1975 年開始寫詩和小說發表於當地及星港報刊。1996 年和茜茜麗亞、袁霓合作出版詩集《三人行》。

嚴唯真 (男)，原名林志強，祖籍廣東梅縣。1933 年出生於印尼。華校高中畢業後任華校教師多年。廈門大學函授部中文系肄業。15 歲開始寫作。近年編輯《綠島文藝》雜誌及《綠島文藝叢書》。筆名有：寒露、秀農、犁夫、笑梅等。

柳岸 (男)，原名劉玉生，1938 年生於椰加達。原籍廣東新寧。巴城中學畢業。任職報館做翻譯和選稿工作。

碧玲 (女)，原名宋碧玲，祖籍廣東梅縣。生於勿里洞丹榕班蘭。建新中學初中畢業後遷移椰加達。在中華中學唸高中一

時華校封閉。擅寫詩和小說。

林萬里 (男)，原籍福建福清。1938年生。萬隆華校高中畢業後出國深造。1962年畢業於河北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六十年代中期崛起印華文壇，以林立筆名寫文學評論。另寫短篇小說刊於香港《當代文藝》。輟筆二十年，1986年重新寫小說，另外着重研究翻譯有關「印尼華人馬來由文學」交《香港文學》發表。1990年由新加坡島嶼出版社出版小說集《結婚季節》。

曉 星 原名石志民，祖籍福建同安。1952年生於印尼蘇門答臘民禮。就讀於民禮華僑小學。後轉棉蘭華中，讀至高中二年級，因華校關閉而輟學。

1973年開始學投稿，發表於新加坡各報刊雜誌，1989年停筆，至1995年才又重新筆耕。

尺幅萬里，看樹看林

——序《印華短篇小說選》

●東瑞

1997年對於印華文壇來說是個豐收年。不但有多部頗具個人特色的著作面世，而且還有幾本分量較重的作家合集推出。彷彿快乾涸的泥池，突然，冒出一朵又一朵的蓮花，我們已覺得很悅目了；在此同時，竟又見到沙漠上一簇簇仙人掌開花，怎不教人驚喜？

在「解凍」的季節裏，林萬里選編的這一本《印華短篇小說選》無異於第一記重錘，擊碎「短篇選」這塊「空白的寒冰」。如果要再用喻，那就好像一塊塊田地，詩、散文、小說各為一塊方田。林萬里首次將二十五位農夫農婦的心血一起種植在「短篇小說」田裏。換言之，七十餘年來，萬里兄第一次把印華二十五家的短篇小說並列在同一個封面之內。這在過去是不可思議的，應屬空前。因為自二十年代以來，印華文壇的確還未曾出版過純粹的短篇小說合集（選集）；1965年風雲突變以還的三十餘年，印華文學更飽受風雨摧殘。妄說出版，連將「散兵游勇」尋回排列在一支旗桿下都很困難！《印華短篇小說選》的問世，在世界華文文壇將引起怎樣的迴響，我們自然無法像預卜者去預言，但它證明着印華文學的存在，展示印華短篇小說的實績，以及作為一種資料的留存，這些不凡的意義倒是可以肯定的。

《印華短篇小說選》的催生者和主帥是林萬里，由他和一群萬隆文友發軔，得到椰城、棉蘭、泗水等地寫作人的熱烈響應，二十

五位作者已幾乎囊括印華主要的小說作者，因此，光榮屬於全印華文壇寫作人。說萬里為「催生者」，因為他熱心奔波，一意促成，爭取多位樂善好施的商界朋友的資助；說他為「主帥」也名實相符。他不但親邀稿件且認真選編，最難得的是公正無私而無門戶之見，作者從三、四十歲到七八十餘歲都有，所選收的小說風格也各異：從流露淒麗哀婉情緒、詩情迫人的愛情抒情短章到分量很重的、結構嚴謹的反映人生百態的憂世之作，他都收羅。我們喜得編書人選，事緣萬里兄的才華頗為全面：他本身就是一位小說家，出過一本很精彩的短篇集《結婚季節》，連很少為人作序的香港名家劉以鬯先生也破例為他寫序；萬里同時又是翻譯和研究印尼華人馬來由文學的世界少數學者之一。六十年代科班出身令他文學基礎比較深厚，廣泛閱讀和涉獵又使他有容乃大，胸襟寬廣，於是才有現在這部短篇選的可觀面目。

當我初步瀏覽本書時，已覺其題材甚為廣泛，四十二篇小說的場景可說組成了印尼這島國的特徵：從原始森林、鱷魚湖到火葬場，從工廠到山村，從柔情脈脈的尋夢園到唐人街班芝蘭，從庭院深深的小巷到異族和平共處的溫馨家庭，以至人事紛爭的寫字樓……舉凡人物所能佔據的生存空間，庶幾被觸及。等到四十二篇小說讀畢掩卷，我更喜情難抑，因為小說技法並不如同我早期印象中那般單一的傳統，事實證明，三十年來印華寫作人儘管是被囚在精神的牢籠裏，但還是如飢如渴地吮吸到各種有益的文學乳汁。不少小說洋溢着優美的詩情，在寫實的同時加插和運用了現代文學中的荒誕、幻想、黑色幽默、意識流動、內心獨白、時空交錯……我從八十年代始就研讀新、馬、泰等國的文友作品，可以斷定，印華文學歷史悠久之外，潛力仍大可挖掘，並不比亞細安其他國家遜色。假以時日是可以成為東南亞華文文學的一支勁旅的。

人說印華文壇臥虎藏龍，此言實不假。開放之日，可以一呼百

應；又有人說印華文壇不能光有一棵大樹，因為獨木不成林。這話也頗形象。萬紫千紅才是春。我與印華文友結緣多年，到一九九六年雅嘉達的本哲「中秋聯歡」是一個高潮。也是在那一次，我到了本書主編林萬里兄的美麗故鄉——萬隆，他駕車載我遊覽了大霧彌漫的覆舟火山，想不到只是一年光景，他就做了那麼多工作化了大量心血，促成此事。令人高興的是多次的文學之旅，在渾然不覺中我細讀本書的作者名單，二十五位中我見過面的就有二十四位，高達百分之九十六。讀他們的小說時，一位位文友的笑容性情就在眼前閃現了；更親切的是：四十二篇作品我就讀過二十五篇。那是從他們寄贈剪報副影本或個人集中讀到的。只是讀也匆匆；一旦溫故就知新。小說要多讀幾遍，才能咀嚼出其深刻內涵和濃烈情味。

綜觀本書的短篇，其題材歸類，大致分為愛情、婚姻、家庭、社會、人生、兩族相處等幾方面，和他國並無不同。只是幅員廣闊、人口眾多、風光綺麗的印尼島國背景，為許多小說塗抹了很濃的鄉土色彩，因此本書的印尼本土意識是不容忽視的。

先說愛情題材。在三十年的封閉歲月裏，曾經一度，港台的武俠、言情小說悄悄流傳，一些文藝愛好者和寫作人沒有更好的選擇，在聊勝於無的情況下也接受它的影響，它的唯一好處是使如今四十歲上下的這一群在方形文字的浸淫中不致對華文生疏和斷層。畢竟印尼自然環境獨特，印華社會上中下三層中的上層也構不成如同香港歐美般嚴格意義的「上流社會」，因此，那怕同樣是寫愛情，印華寫作者的筆下從未出現過為消費娛樂為目的、讀過即忘的愛情快餐，泰半是美得令人幾乎窒息、寫得迴腸蕩氣的牧歌和抒情詩。浪漫瀟灑的白放情筆下的綠色峽谷就幾乎是一個愛情真空地帶，岩洞的有病少女彷彿不食人間煙火，這愛情的邂逅還帶着義無返顧的生命代價的意識（《峽谷的哀愁》）；明芳有情有義，在抒寫一對分別十七年的舊情人的重逢時，將懷舊氣息一步步推向極

致，於淡然中見真淳，句句對白和心理細繪都那樣牽動人情魄（《重逢》）；癡情不羈的柳岸，寫「他」難忘一位中印混血少女顏特麗雅妮，多年後到「小橋流水依舊」的山村尋覓她的芳蹤，在情與景物的滄桑對比中倍見淒涼（《山村》）；憂鬱眼眸中總盈激情淚水的茜茜麗亞是用寫詩的筆創作她的小說的，異鄉男子和患有絕症的「她」（女角）的心聲衷情是藉榕樹上吊掛的風鈴的叮嚀為我們傳來的（《榕樹下的風鈴》）；袁霓傳統溫柔，安排她小說中的男主人翁李有恆在大城市受到新潮女郎戲弄而失望之餘，最後決計回到故鄉杜邁小城找對象（《「愛她死」後的夢墜》）；幽默多情的莫名其妙寫「他」的無望醫好的傷口，如果「她」未嫁作他人婦，恐怕他的手情願再傷一次，因為她為他敷藥時的那種舒服感覺一直伴着他一生，十餘年來令他在夢中不斷回味（《傷口》）；碧玲不輕易忘情，意緒細膩如流，就在時空細密的交錯中，她為「她」描繪了一幅雨城綠得憂鬱的圖畫，讓我們也失落在黃昏的街道上，隨着馬車聲感受到女主人翁破碎的心（《往日往事》）；活潑豪爽的謝夢涵，面對一位老人的「浪漫情史」，從最初的反感到陷入另一種頹廢、悲愴的情緒，是有一個極具說服力的過程的，那就是對人生命和人感情生活的關注（《女郎，聽我訴說》）。這一批小說，寫得純情和唯美。論真摯優美和其刻骨銘心程度，在某種意義上勝過新馬泰同類小說，也許這和赤道兒女那種熱情、敏感的性格不無關係吧！

愛情題材，我分為純情和不純情、常態和變態兩種。這只是為着敘述的方便。將現代愛情故事寫得唯美主義只是反襯着對醜陋愛情的不滿意和失望，是慰藉讀者心靈和作者自我滿足的需要；實際上愛情到底不能不和婚姻牽連和結緣，無不打上社會、階層、金錢、物慾、人性的深刻烙印。這方面的力作是林萬里的《妙選東床》。小說以幽默風趣的語言，豐富曲折的情節，描述錢先生如何

憑「本事」爲女兒選女婿的詳細過程，諷刺惹笑，生動地將某種人的心態和嘴臉都刻畫了出來；老前輩阿五的《結緣》寫失偶的馬老先生的第二春，可是物質生活和感情精神畢竟分屬兩回事，好事多磨再磨也磨不出火花；文壇長跑者之一馮世才的《安娜》，寫的是舞女生活的坎坷，兩次均遇人不淑，最後走投無路只好從高樓跳下來了結一生；馮氏的《支票》寫得也很深刻，探討的是女性貞操價值的問題，最妙的是文末對「圓圈」的調侃，寄寓了作者的無奈、冷嘲和憤慨，當屬神來之筆；賴仕鑑的《出獄》屬於心理短篇，僅寫主角哈利延多出獄首日，在馬路上的意識流動，可是包含了巨大的家變、深刻的刺激的容量，親生兒子甚至認不出他，視他爲瘋子，令他慚愧而逃！其餘如《綺夢記》、《阿強的「體貼」》、《蒂娜》、《尋夢園的美人魚》、《伴娘》等，或寫對愛情的幻想，或寫婚外情，或寫偷情，或寫第二次愛情，或寫金絲籠裏的愛情，無不體現愛情的不純情、婚姻的非常態，多方面多角度反映了現代愛情的複雜性。作者褒貶有自，亦寫得生動引人。兩極情態均如實可信，精純雋永。

再說反映世情的題材。我把與社會生活聯繫得較爲緊密的、或人物不那麼單純，或以事件爲敘述主體的列爲「世情」。這類小說在刻劃人生之諸態方面最爲入微。小說寫得精采，就可以達到「社會風俗畫」的效果。棉蘭兩位大兄雨村和金梅子都是箇中好手。他們無疑是這方面的繪畫能者。例如雨村的《蓖麻樹根的風波》寫林祥老師和林祥嫂一生的勞苦和死亡，是放在街坊巷鄰的議論中展開的，一股濃鬱的生活氣息撲面而來。這篇指間流瀉着小人物血淚的短篇寫得何等精煉深刻！寫得同樣動人的是金梅子的《巷裏的故事》，故事也在巷子裏發生，不過寫的是木瓜嫂和亞宏的私奔引來的一串風波，被波及的是受害家屬，作者穿插了不少細節，寫得甚有人情味。同樣，《鬼屋》以懸念誘引讀者去偵破一種人爲的陰

謀，氣氛的營造不錯。萬里對於人性的偽善、人的發達求吉的心理擅於研究剖析，多用熱嘲而摒棄冷諷，《金龍魚》的佈局就頗得歐·亨利短篇「驚奇結局」的神韻。廣月的短篇一向精彩，在《大傻小趣》中他要批評紅白二事上的繁文褥節，是借助了一位傻瓜的視角和反應的，全文皆用對白，將「傻氣」推向一個高潮。

本書描述親情題材的，雖不算太多，但素質不低，頗為感人。這類內容，以血濃於水的親情為主線，串起似有似無的故事，催人下淚。較為典型的是竹櫻的《蓮花》、思聞的《我家勇士》和嚴唯真的《母子悲歌》。《蓮花》充滿了傷感的懺悔意識，主人公二舅母為養女的病亡內疚悔恨不已，連作者的感情也表現得很真，對貧苦人家的不幸流露了深切的同情。《我家勇士》表面上寫的是一隻狗的死亡，真正的用心恐怕是表現華人風聲鶴唳、膽驚受怕的生活情狀和處境，那是特殊年月的寫照，自然，那噩夢般的日子如今已成為歷史。值得留心的是《母子悲歌》，寫法上採用了「紀實文學」的框架，作者顯然搜集了豐富的資料，才能將這人間故事寫得那樣悲情十足。另外，《探親記》藉父子相見又分手的「探親」描寫，探討的是「移民」一族造成的親人間的心理差距；《為你剪下彩虹》將一家人的「合家歡假日圖」變奏為父親的加班素描，流露默默的諒解和淡淡的溫馨，都不失為有意義。

印尼人口二億左右，華族僅佔少數，生活在原住民之間。中印兩族人民長期和睦相處這個大主流，成為不爭的事實。這方面的代表作是高鷹的《心靈的呼喚》和劉昶的《一位少將的故事》。前者，取鏡很小，陳律師生前的好事跡有如電影片斷一組組掠過，焦點則放在熟悉他的三輪車夫為他奔波報喪，表現了華巫兩族不分階級貴賤的互相關懷；後者，寫一對華族夫婦對印尼烈士後代的撫養，使他日後成為少將，描寫得很具體，感人至深。這篇小說讓人油然回憶起戰亂年代兩族同舟共濟、友好相處的優良傳統，心中萬